

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徐應鑣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爲衢望族。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

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祚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得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尸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陳文龍

陳文龍字君賁，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

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秘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置臺

鄧光薦去世，那本書的下落無從知曉，所以海上的事情，世人不知道當時的詳細情況。

徐應鑣字巨翁，是衢州江山縣人，世代是衢州的大族。度宗咸淳末年，試補太學生。恭帝德祐二年，宋朝滅亡，瀛國公進入燕，三學生一百多人都跟隨而行。徐應鑣不想跟從，就和他的兒子徐琦、徐崧、女兒徐元娘發誓一起自焚，他的兒女都高興地聽從他。

太學本來是岳飛的宅第，有岳飛祠，徐應鑣準備酒肉祭奠岳飛說：“上天不降福宋朝，國家成爲廢墟，我徐應鑣以死報國，誓不和諸生一起去北方。死了以後，將用魂魄牽累大王，配享神主，和大王的英靈，永遠不被厭棄。”徐琦也作詩發誓。祭祀完畢，把酒肉賞給僕人們吃，僕人們喝醉酒躺下，徐應鑣就和他的兒女進入梯雲樓，把房裏書籍箱笥都堆積到四周，放火自焚。一個小童僕沒有睡着，聽到火聲，起來到樓下的窗洞看他們，徐應鑣父子嚴肅地坐着和站着，就像廟裏的塑像。他跑去告知衆僕人，他們把牆打壞進去，把火撲滅了。徐應鑣沒有死成，和他的兒子和女兒快快不快地出門離去，倉促之間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第二天在祠堂前面的井中找到了他們的屍體，都僵硬地站着瞪大眼睛，臉面還像活着一樣。僕人們給他們準備棺材入殮，把他們停放在西湖的金牛僧舍。益王在福州被擁立，褒獎他的節操，追贈他爲朝奉郎、秘閣修撰。過了十年，他的同舍生劉汝鈞率領五十多名儒士收回他們的靈柩把他們埋葬在方家峪，給他立的謚號爲正節先生。

陳文龍字君賁，是福州興化人。丞相陳俊卿的後代。能寫文章，以氣節自負。最初起名叫陳子龍，度宗咸淳五年廷對得第一，度宗把他的名字改爲陳文龍。

丞相賈似道喜愛他的文章，非常敬重他。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任崇政殿說書、秘書省校書郎，幾年後，拜官監察御史，都是由賈似道出的力。然而從十幾年來，賈似道所設置的臺諫都没

諫皆闕茸，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稿似道始行，至文龍爲之，獨不呈稿，已忤似道。知臨安府 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似道怒，寢其疏。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己，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芘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潛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爲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季可劾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大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潛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史。

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潛說友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爚以爲可，宜中以爲不可。張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論之，爚請行邊，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詔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宜中與爚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爲矣。

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

有才能，臺中互相奉承，凡是有什麼建議，都把稿子呈交給賈似道看後纔實行，到了陳文龍任職時，惟獨他不把稿子呈交，這已經觸怒了賈似道。知臨安府 洪起畏請求實行類田，賈似道主張他的意見，陳文龍上疏認爲不能做，賈似道發怒，扣押了他的奏疏。襄陽長久被圍困，賈似道每天恣情淫樂，不稍加注意，當時表面上請求督促部隊，暗地裏讓他的黨徒保存自己，終於使襄陽失陷。陳文龍上疏極力論述他的失誤之處。范文虎總領部隊沒有立功，賈似道庇護他，讓他知安慶，又任命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陳文龍說：“范文虎丟失襄陽，現在反而被提升任用，這是應當懲罰却進行獎賞。趙潛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怎能擔當重任？黃萬石對政事懈怠荒疏，讓他做京尹，怎麼能夠治理好？請全都罷免他們。”賈似道非常憤怒，貶黜陳文龍知撫州，隨即又讓臺臣季可彈劾罷免了他。不久，呂文煥引導元軍東下，范文虎首先迎降，和呂文煥一起向東，賈似道在魯港戰敗，趙潛最先逃跑，因此各城守軍跟隨他都逃跑了，賈似道這纔後悔沒聽陳文龍的話。起用他任左司諫，不久升任侍御史。

當時邊地事情非常危急，王爚和陳宜中不能出一個計謀，却每天坐在朝堂上爲私利而爭論。潛說友在平江投降，臺臣請求抄沒他的家，王爚認爲可以，陳宜中認爲不行。張世傑諸將分四路出師，大臣却不監護，臺諫論述這件事，王爚請求出行邊地，下達公卿議論，陳宜中請求出去督軍，又下達給公卿討論。陳文龍上疏說：“《尚書》講到‘三后同心協力，共同走向大道。’北兵今天攻取某城，明天修築某堡，我們却用文書表示謙遜，祇對他們的踪迹表示懷疑，就好像要拯救落入水中的人和救火，還在做穩步慢走的禮儀。請詔令大臣們同心圖治，不要滋生空洞的議論。”後來陳宜中和王爚終於不能相容而離去，至十月纔來，事情已經不可挽回了。

這年冬天，屢經升遷陳文龍官至參知政事。不久討論投降，陳文龍就上章請求回家休養，出了國門以後又後悔了，又上疏請求回來，沒有回

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文龍為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恮前守漳有恩信，辟為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恮入招撫之，恮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為知軍，平之。

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嘆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為收葬之。

蒲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大兵既歸，文龍之侄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瓚死之。

鄧得遇

鄧得遇字達夫，邛州人。淳祐十年進士。調寧遠主簿，改知南昌縣，通判隆興府，監行在左藏庫，出知昭

音，於是他就回家了。五月，益王在福州即位，又讓陳文龍任參知政事。漳州反叛，讓陳文龍任閩、廣宣撫使而討伐它。陳文龍因為黃恮以前守衛漳州對百姓有恩德和信義，徵召他為參謀官。把部隊屯扎在泉州，讓黃恮進去招撫，黃恮到了之後，百姓都叩頭謝罪。興化有一個投石手部隊，能靠投石打中人，議論的人認為他們不足以利用而取消了他們，石手軍也背叛，又命陳文龍任知軍，平定了他們。

不久投降的將領王世強又引導元軍進入廣州，建寧、泉州、福州都投降。知福州王剛中派使者到興化勸說人們順從，陳文龍把他殺了而把他的副使放還，讓他帶着信譴責王世強、王剛中叛國。於是發動民兵守衛，城中兵士不滿一千，元軍來進攻沒有攻下，讓他的親家拿着書信來招降他，陳文龍燒掉信殺了他們的使者。有人勸他向元軍投降，陳文龍說：“你們祇是怕死罷了，不知道這一生能不死嗎？”就派他的大將林華在境上偵察。林華立即投降，並且引導元軍來到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投降，把陳文龍和他的家人抓到元軍中，想使他投降，他不屈服，左右的人凌辱毆打他，陳文龍指着他的腹部說：“這裏都是節義文章，能够逼迫嗎？”敵人強迫他，他終究也不屈服，就把他捆綁了送到杭州。陳文龍離開興化以後就不吃東西，到杭州餓死了。他的母親被囚禁在福州的尼寺中，病得很厲害，沒有醫生和藥物，左右看到之後都掉下眼淚。他母親說：“我和我的兒子一同死去，又有什麼遺憾的呢？”也死了。衆人感嘆說：“有這樣的母親，就該有這樣的兒子。”把她收殮埋葬了。

蒲壽庚在泉州投降，告訴當地的百姓說：“陳文龍不是不忠義，可是百姓怎麼辦呢？”聽到的人都耻笑他。元軍走了以後，陳文龍的侄子陳瓚又起兵殺了林華，占據興化，不久又被攻破，陳瓚戰死了。

鄧得遇字達夫，是邛州人。理宗淳祐十年進士。調寧遠主簿，改知南昌縣，通判隆興府，監行在左藏庫，出知昭州，遷為廣西提點刑獄，